

經過了一場熱鬧空前的敘舊，開會的時間也到了，這時候，突然從側門裏閃進一條「大漢」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就是「死佬龍」，手裏還

拖着一個「滋油」有乃父風的男孩子。當年最富病態美的齊叔，風度依然，可是，也許由於上了年紀的原故，他的身形也變了，多少，腰部已不見如往日的挺直了。他入門的時候，口裏連連說着「抱歉，對不起」；固然，我們雖然通通都是上了年紀的人，可是調侃他人及說笑之風依然如舊，劈頭的第一句我們問他「你的胖太座呢？」他的公子就搶着來答，「媽早就睡覺去呢！」後來他們通過罰齊叔喝了幾杯酒和表演一 *part*「林吧」以贖遲到之罪，酒，齊叔是肯喝的，可是舞，他是不願跳了，據他說，自文憑到手，遛跡家園，這個玩意已經很少玩了，何況跳舞之爲物，祇宜於密運時代而不宜於一動三喘的「中坑」呢！後來經不住他們的催促，他才十分勉強地跳了一 *Part*「優華爾滋」，隨着他就介紹方保初的「慢孤步」，余東浦的「探戈」，何正的「林巴」，他們這一輩子通通都是「寶刀未老，風采依然」，平空增加了不少的高興和熱鬧。還有最後他們還請「冰哥羅士腿」利叔爲我們這個隆重的日子來歌一曲呢！

最後也可說是盡歡而散了，我想每個人總是帶着興奮和愉快的心情回去，也許，我們共同有着這一個的希望。願每年都有這個隆重超社日的來臨，正好給我們這一羣康樂的朋友話舊聚首呢！

高三時代

Toors

——大村生活回憶——

有很多事情都是由花話而造成的，譬如 Walt Disney 的 *Make mine music* 也不是一些花話的產品嗎？花話當然有其荒謬之處，但必有不少是有深遠道理的，好像肥蝦的進化論和安全定律，就是一些有深奧哲理的花話。

說起花話，超社很多活動也是由花話而生的。記得在大村的時候，那時嶺南還是剛遷到曲江復課，超社還在高三的時代，那時可算是超社活動最蓬勃的時期，人才也是最鼎盛的，舉凡體育，音樂，戲劇等等，以至「創書」掃地，也都有專門的人才和特出之處。（註：傻基可以一面讀書一面奏口 *Band*，譚湧的大 Y 字掃地法既省力亦復省時），這都是基成超社活動的因素，加上一些花話，便使超社的活動輕鬆地實現了。

由花話而成的 *Robin Hood & Snow White* 可算是超社最有趣的活動之一，這齣小歌劇（不知可否稱做歐劇）先後會在不同的場合重演過八次之多，其次便是那套「功同良將」的白話劇，看來似乎全是些花話的集成，可是牠具有很深刻的諷刺意味。

高三下學期舉辦爲南中籌款的超社晚會，充份表現了超社同學的創作精神，會場和燈光的佈置，在那物質缺乏的大村，已可說是一種創舉罷；還有超社的小管絃樂隊，是嶺南遷入內地後的第一個音樂團體，比大村的歌詠團成立還先，而且一切樂譜都是自己編寫的。音樂的人才也很多，大頭縣能把「美哉河南島」用 *Tango Rhythm* 唱出來，可見超社音樂天才之一斑了。

至於體育也不必多說了，總之那時學校的運動錦標多是發給超社的，亞沃的短跑腿，使澳洲名駒也羨慕不已。

這都是超社在高三時代的趣事，事隔多年，也頗值得回味，憑了還剩下的一點記憶，把牠寫出來。